

Why ~~Glass~~?

Photography

《人与土地》

我本来希望在70岁才拿出来展览。

知足、善良、感恩、包容，这些最好的品质是我们中国传统伦理社会里的伦常，是不能变的。不要以为传统就是旧的，可以抛弃的，回过头来，天底下实在是没有什么新鲜事，你想要表现什么，人家早就表现过了。我们现在就是应该从传统中再找出新的东西，把过去的美好带到未来，这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摄影家 **阮义忠**

我等不及！

我希望每一张照片，
现在、立刻
跟每一个人分享。

我们先让这块土地上所有的人不要忘记
是怎么走过来的。

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展出华人世界纪实摄影的重要代表——《人与土地》，不只是摄影艺术的回顾，更希望借助影像唤起我们的回忆和检视。我们坚信，在这个时代，纪实摄影依然是对生命的自省和学习。亨利·卡提耶-布列松的话依然振聋发聩：在这个被利字压垮的世间，被高科技声声催讨、糟蹋的世间，全球化……带来的权利饥渴正在蹂躏；在这些之外，友谊还存在，爱存在。

策展人 **张毅**

一个人,记录一个时代

阮义忠 / 人与土地 / 摄影展
ONE MAN'S DOCUMENTATION OF AN ERA THE PHOTOGRAPHY OF JUAN I-JONG

人与土地

自传体的个人史 / 消逝岁月的深情一瞥



序

陈丹青

近三十年前,中国内地关注“严肃摄影”的人士,若其正当壮年,那么,阮义忠的名字想必在他们心中无可替代。他是世界摄影在本土的启蒙者与传道者。我甚至听说,好几位内地摄影家将“摄影教父”的尊称给予阮义忠。

倘若以上言过其实,至少,阮先生是我心悦诚服的老师。当年去到纽约,旋即淹没在浩如烟海的世界摄影文化中,我被震撼、吸引,迷失其间。1990年,我首次读到阮义忠的《当代摄影大师——二十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新锐》两册,详读其中每篇文章,仿佛聆听教义、加入党派。从此,摄影成为我在绘画之外的“第二信仰”。1995年,借台北办展的机会,我擅自寻上门去,在阮先生的编辑部与工作坊内,当面向他表示敬意。

中国内地有许多多艺术家、理论家、美学家、出版家、策展人,当然,还有为数不少的文艺名流。可是我们这里没有阮先生这样的角色。怎样的角色呢?我称之为“单独行进的人”。

过去20多年,我有幸结识了导演侯孝贤、影评人焦雄屏、作家朱天文、美学家蒋勋、舞蹈家林怀民、诗人兼报人杨泽、画家兼评论家杨识宏、文化研究者陈传兴,还有我正在谈论的阮义忠。他们都是“单独行进的人”。他们背后没有电影学院、作家协会、文艺家联合会、美术家协会、摄影家协会……他们青少年时代经历过宝岛的“戒严时期”与“解禁时代”,但没有被政治运动侮辱过;他们大都出过洋、游过学,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在“上山下乡”中虚掷年华;他们之所以拍电影、写剧本、弄批评、出文集、组乐团、成立私人摄影作坊,仅仅因为个人的热情、雄心、才华与韧性。他们没有来自官方的名分与管制,也未必获得社会的怂恿或理解;在他们的成就背后,内地同行未必清楚他们何其艰难、寂寞,因此,也难以设身处地感受到他们的自由与独立。

是的,他们出自中国台湾,台湾因为他们,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发生了当代艺术之潮,但他们并不一定代表台湾,他们所能秉持者,只是对艺术的拳拳之心。

阮义忠:单独行进的人

我于2004年10月间在北京紫禁城国际摄影展与阮先生重逢,他与共同支撑摄影杂志的妻子是被主办方邀请的贵宾,但夫妇俩被湮没在种种内地官方团体和机构中,就像在台北人丛中一样孤单。随即我亲见好几位中国内地著名个体摄影家绕过饭桌来到他们面前,怀抱个人对个人的敬意,请求签名与合影。那天,老朋友阿城第一次见到他,我真高兴听到阿城对阮先生说:“你也是我的摄影启蒙者!”

启蒙,星星之火是也。经阮先生自20世纪70年代率而点燃,与他守护至今的,便是他妻子与他在台北的那层楼面。我愿相信在他之外,台湾有不少矢志于创建摄影文化的人士,内地也有同样一群竭诚介绍世界摄影的研究者与活动家。然而,以孤勇与资金,草创据点,自成格局,将摄影文化在中国台湾、内地,及海外华语世界中的传播、深化、开展,作为志业而持久不辍,亲力主办《摄影家》杂志的品质与声誉远及欧美,使西方摄影文化亦予见重者,恐怕唯阮先生一人。上世纪90年代以降,内地个体影人及影像作品的渐有层次、渐入佳境,与阮先生的书籍、杂志及相关文本的影响,大有前因后果之缘。而在中国内地被湮没半个多世纪的北京摄影家方大曾及其作品,在《摄影家》杂志上以专辑的形式得以全面介绍,也是靠了阮先生的法眼与热心。这些功德,阮先生当初哪里想到呢?他只顾径自做事,一步一步向前走。

近十年来,海峡两岸的阻隔大为改观,内地若干学院的师生得以直接受益于阮先生的教益,而在电子影像中长大的年青摄影者,已难理解父祖辈一代的摄影观与美学立场。今次阮先生的展览,是其时也:何为摄影?摄影为何?阮先生的个人实践应是一份诚实而有温度的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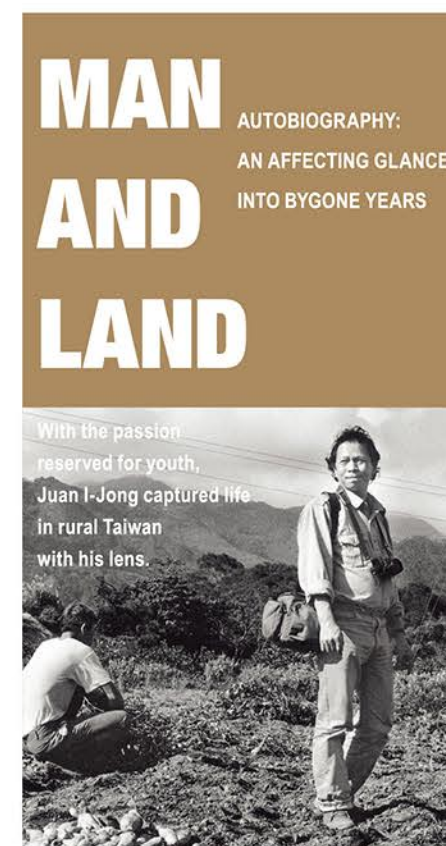
1974-1986

屏东县恒春镇、台东县卑南乡、高雄县美浓镇……

阮义忠凭借一本台湾客运线路价目表四处行走,寻找那些未被现代化所侵扰的地方。

如同陈丹青的评价——“单独行进的人”,阮义忠回忆当时的自己:“一个人,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在一个小岛上孤独的旅行,我希望被接受,被认同,努力融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中。”

那个从宜兰乡下,从有着九个孩子的木匠家,从暗自怨怼的田间劳作里走出来的孩子,带着几乎是自我救赎的心情,用镜头捕捉农业社会的真正价值。陈传兴曾精准评价说,《人与土地》是“自传体的个人史”,洋溢着“无语的单纯和素朴”。摄影师退让、弯曲为土地景象的一部分。



1987

雄狮画廊,巴黎现代美术馆

阮义忠从一千多卷底片、四万多格负片中选出85张影像,在雄狮画廊举办首次摄影展,为台湾影坛一大盛事;同名摄影集亦多次再版。

作品并获得法国巴黎现代美术馆等多家博物馆的典藏。

2016

台北 上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次展览的艺术家与策展人是在同一个时代、在各自领域的耕耘者,或许,我们很难见到如此恰当的组合。

阮义忠用摄影捕捉和记录快速变迁的时代,为我们留下传统价值的见证:“简单说,那就是做人的本分、做事的态度,清楚人在天地之间该有的位置。道理人人明白,实践于日常生活却不容易。摄影人的任务是发现、理解、见证,并能为别人带来启发。我很高兴自己用相机留住了台湾的那个时代,也回去过曾经拍摄过的地方。景观、房舍外貌、生活方式都跟往昔不同,但传统伦理价值依然存在,处处仍有知足、善良的人。”

张毅曾经是电影新浪潮运动的重要导演,现代中国琉璃艺术的开创者。

“年轻时,思考甚至创作的价值,是萨特、是加缪。对文学、文化、生命的思考都慢慢走到一个虚无里面。黄仁宇先生谈到,近四百年来的中国,在一个大的不安、苦难之中,一路走来,我们的文化基础非常薄弱,我们住的地方、承担的知识、价值观念,可

能都在一个非常不安的情况。回头想,十八岁的小孩满口的萨特、加缪、《异乡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是什么意思呀?当我看阮义忠的照片时,我突然会觉得一个冲动,我先要关心人和土地。我们先让这块土地上所有的人不要忘记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那么快就用西方的价值,去看自己的创意,用西方的标准谈摄影的价值。我突然就只想把这些切割,先要关心‘人和土地’。”

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这场展览,希图唤起在历史影像之外的价值,提醒曾经的匮乏、曾经的挫折,曾经的正直、谦逊。

看见,是关心的开始。



28年前,摄影家亲手冲印的典藏价值 HAND-PROCESSED COLLECTIBLES

一直以来,阮义忠都诚实的守着传统的摄影技术,让我们想起安塞·亚当斯的信仰。正如张毅所说,数字影像操作简易,而致影像浮滥,对生命的自省也少了一份尊重,阮义忠不仅坚持胶片拍摄,也坚持亲手制作银盐照片,准确度与技术性闻名业界。他将暗房视为一种需要心力和热情的手艺,“每次放大照片都会有不同的调子、反差。进暗房让我觉得自己依旧是一个匠人,不只是在捕捉画面而已,而是在完成一件作品。”

本次展览展出的照片,是摄影家在28年前亲手冲印完成。众所周知,每张照片的冲印,皆须配合其时的气候、温度与摄影家敏锐度判断,成就每一张的独一无二。记录的是摄影家当时极大的热情与初衷,保存的是那时的心情与感动。

“I hope to share Each photograph With everyone, Here and now.”

Curator: Chang Yi

*Man and Land is the authentic snapshot of a young man's life.
My work spanned four stages – growth, labor, faith and homecoming.
It represents the mortal journey of birth, death,
sickness and death.
— Juan I-Jong*

人与土地，
是台湾农业社会的最后一瞥，
是一个最好的人类童年的缩影，
我在拍的时候，分了四个段落，
成长、劳动、信仰、归宿，
其实就是人在土地上的生老病死。

——阮义忠



/ 老天给的礼物 屏东县牡丹乡旭海, 1986 /

阮义忠1972年于英文汉声杂志社《ECHO》工作，从零开始，自学摄影。

22岁，生平第一次拿起相机，站在街头，透过观景窗看世界，站在正中午的烈日下，却冷汗淋漓、惊慌失措，迟迟按不下快门。阮义忠说：“每个人都成了一个问号，每个人仿佛都在问，你和我有何关系？为何要拍

我？你要表达什么？”为了打开视野，将所有薪水投入书籍的购买。在信息不甚发达的年代，想尽办法大量阅读世界各国摄影师的传记与作品，在夫人袁瑶瑶协助翻译下，阅读、撰写、采访世界各国摄影师。将其所学心得分享，撰写论著《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摄影美学七问》。1992年创办中英双语国际杂志《摄

影家Photographers International》，被公认打开了台湾摄影界的国际化视野，是台湾少数在国际间，享有卓越声誉的摄影杂志。

先后出版《人与土地》、《台北谣言》、《四季》及《告别二十世纪》等多本摄影集。1988年于台北艺术大学美术系任教，2014

年退休。近年来于中国各城市开设摄影工作坊。摄影经历40余年，至今仍在暗房，亲自手冲每一张照片。

目前成立“阮义忠摄影人文奖”，致力继续推广华人摄影。

IMAGERY

影像之路 ROAD

Everyone becomes a question mark,

everyone seems to be asking,

“What is our relationship?”

Why do you photograph me?

What story are you trying to tell?”

— Juan I-Jong

After Juan I-Jong accepted a position at ECHO Magazine as art director in 1972, he was told that he would also be acting as photographer. Holding a camera in his hand for the first time at 22, he raised the viewfinder to the outside world with a body covered in cold sweat despite the harsh sun of high noon. Unable to hit the shutter, Juan's mind raced, “Everyone suddenly became a question mark, everyone seemed to ask, “What is our relationship? Why do you photograph me? What story are you trying to tell?”

To broaden his scope, Juan invested his money

into the acquisition of international books and publications. In those days before the internet, global media was a scarce commodity in Taiwan. But with what he did find, he pored over religiously. His wife Yuan Yaoyao worked with him in translating, reading and transcribing the texts as well as corresponding with other photographers around the world. Juan founded *Photographers International* in 1992, a bilingual (Chinese and English) publication that was widely attributed to introducing the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ic arts to Taiwan. *Photographers International* is one of the few Taiwanese publications with an international reach.

Juan held a teaching position at the School of Fine Arts at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from 1988 - 2014. Today, he holds photography seminars across major Chinese cities. For close to 40 years, Juan I-Jong's passion for photography has not diminished; he can still be found developing photographs in the darkroom today.

In 2016, Juan established the Juan I-Jong Humanity Award of Photography through his studio with the aim to encourage the photographic arts in the Chinese speaking world.



- 1950 7月20日生于宜兰县头城镇木匠人家
- 1967 于幼狮文艺任编辑，为小说画插图，并替上百书刊作封面设计
- 1972 进入英文汉声杂志社《ECHO》工作，开始接触摄影
- 1975 转入台视文化公司为《家庭月刊》摄影编辑，发表60多篇本土摄影报导文章
- 1981 制作电视节目，发表《映象之旅》、《户外札记》、《大地之颂》、《灵巧的手》等纪录片200多集，为台视文化公司节目制作组长
- 1987 成立“阮义忠暗房工作室”，教授摄影
- 1988 于国立艺术学院(现台北艺术大学)美术系担任摄影课程教职
- 1990 创办“摄影家出版社”
- 1992 创办《摄影家PHOTOGRAPHERS International》中英文双语国际杂志
- 1999 921地震后开始记录慈济基金会援建灾区的50所《希望工程》学校
- 2009 经广东《南方都市报》选为全球华人“五十位魅力人物”之一
- 2012 照片故事《人与土地》、《台北谣言》获选台湾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
- 2013 获颁第一届全球华人传媒大奖“摄影文化贡献奖”
- 2014 自台北艺术大学退休后，于中国大陆各城市巡回开设摄影工作坊
- 2015 获颁《生活》月刊年度“国家精神造就者”荣誉
- 2016 成立阮义忠摄影人文奖

典藏纪录

- | | |
|-----------------|-----------|
| 法国巴黎现代美术馆 | 台湾美术馆 |
| 法国摄影博物馆 | 澳门艺术博物馆 |
| 英国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 | 沈阳鲁迅美术学院 |
| 法国尼普斯摄影博物馆 | 上海美术馆 |
| 法国土鲁斯市立水之堡摄影美术馆 | 广东美术馆 |
| 台北市立美术馆 | 兰州谷仓当代影像馆 |

每一个时代 都有应该被记忆的事情

阮义忠 张毅 黄春明 共同分享感动心声

成长·劳动·信仰·归宿
四大主题 经典留影



宿东/摄

阮义忠

将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那些远去的岁月，仿佛透过文字和照片，再一次活灵活现起来……



张毅

琉璃艺术家。上世纪80年代台湾新浪潮电影的重要导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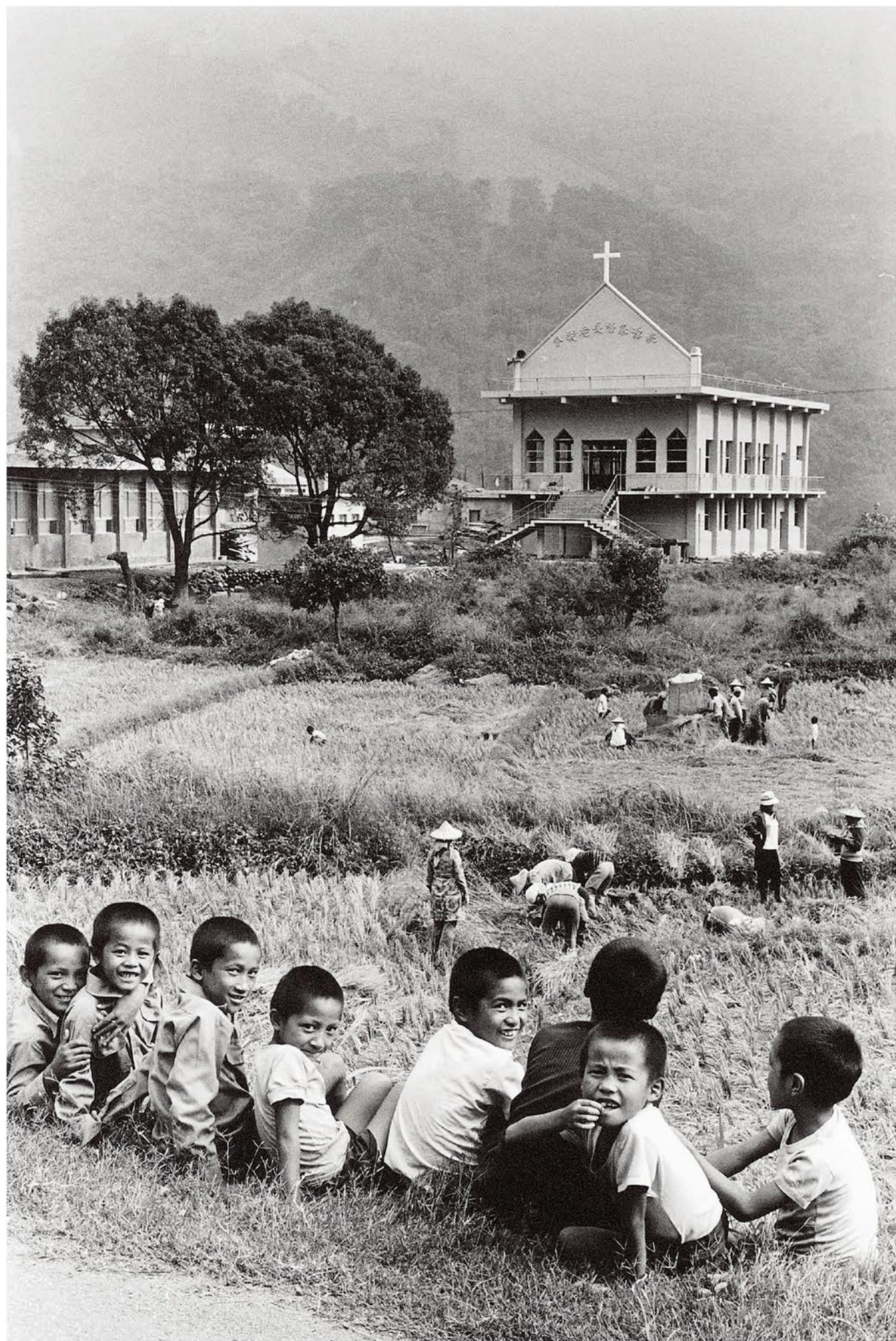
民族和文化的情感，是在文学、电影和琉璃作品中，不断探讨的命题。此次作为策展人，将《人与土地》经典再现。



黄春明

华人文学大师，1935年生于台湾宜兰。

作品《儿子的大玩偶》被侯孝贤改编为电影，成为台湾新浪潮电影的重要代表。1993年黄春明回家乡创立吉祥巷工作室，抢救日渐流失的本土文化，从事乡土语言教材编写、田野采访记录、编导创新歌仔戏等，坚信桃花源不必寻，桃花源就是我们现在双脚所踩踏的土地。同时，亦致力于儿童绘本、儿童戏剧的创作。



/桃源村的过客 高雄县桃源乡，1978/

才出山村不久，就看见一群布农族的庄稼人在割稻，稻田后方是高耸的天主教堂，前方是一排没事干却又不该乱跑的小孩。眼前的这一幕，简直就是把原住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家庭、工作和信仰全都包括在内了。
——阮义忠

摄影不是看的，而是读的。

PHOTOGRAPHY IS NOT TO BE VIEWED, IT IS TO BE READ.



/水埤的鸚鵡魚 澎湖县望安乡，1982/

《人与土地》的每一张照片，正如阮义忠所说，充满了“知足、善良、感恩、包容”。

“这些最好的品质是中国传统伦理社会里的伦常，是不能变的。我们现在就是应该从传统中再找出新的东西，把过去的美好带到未来，这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张毅说：“每一次看到照片，我都觉得我很幸运。阮义忠在年轻的时代用行脚的精神，走遍整个台湾。他留下的影像，是我们再也找不到的坦诚、天真，我们只能缅怀。我真的很想把它们留下来，纪念我们那个时代。”

“拍鱼就好了，不要拍我！”

几条小舢舨缓缓靠岸，妇人们冲上前去协助舢舨抢滩，无奈渔获多是不肥不美、装不满箩筐的小鱼。其中唯一的珍奇便是这尾色彩艳丽、体型硕大的鸚鵡鱼。见一位妇人像抱婴儿般地把它兜在怀里，我赶紧举起相机，谁知妇人的动作比我更快，马上就把手举起来挡住了脸：“拍鱼就好了，不要拍我！”所以说，这帧充满超现实意境的作品，导演是她，我只不过按了快门。
——阮义忠



/比利良的桂冠 台东县卑南乡，1980/



/北港的妈祖信徒 云林县北港镇，1979/

(左下)
休息时，我被这位用叶子覆头的老妇人吸引，她的遮阳装扮仿佛一顶荣耀的桂冠。
——阮义忠

(右下)
时机就在她顶礼与起身之间的那一秒钟内。我屏住气，在她正要趴下去的那瞬间，由她的左侧切入正前方，按下快门，从右侧退出。
——阮义忠



/ 埔里的两兄弟 南投县埔里镇, 1979 /

远方的山，雾气微朦，一对小兄弟，赤脚奔跑在田间小路上。

黄春明特意介绍说，这片田地，不是甘蔗、水稻，是茭白笋，这张照片勾起他在茭白笋田钓乌龟的童年往事：被钓起的乌龟，头缩到壳里，鱼钩拿不出来。当时，住家对面的老婆婆有气喘，在煲水桶里养很多乌龟煎药，黄春明拎着乌龟去卖给她，还要她帮忙取出鱼钩，婆婆烧一大桶水，拿两根很长的筷子架在上面，水滚时再把乌龟放在筷子上，因为水蒸气很热，乌龟的头跟四肢伸出来，结果是自己摔下去死了，老婆婆念阿弥陀佛说：我叫你好好走过去，你竟然自己跌死了。

而张毅又是另外一番思考：现在这个时代不会再出现这样子的景象——两个小孩没有鞋走过，你看两片庞大的茭白笋田，再看遥远的远景，今天我们的农村还有这样的风景吗？还有这样的影像吗？



/ 会回来的才让它离巢 苗栗县三湾乡, 1979 /

阮义忠记录了土地，也记录了这两个人在这块土地上的某一种关系，记录了那个茂盛丰饶的感觉，远远的、一望无际的生命的感受。

——张毅

WE WALKED THROUGH
THOSE TIMES TOGETHER,
BAREFOOT.

一路走来，
我们曾没穿鞋子，

一位智障小孩被细铁链铐着脚，链子长得令人看不到尽头。家人虽无法时时看护，却可任他随意游荡，吃饭时间一到，只要慢慢收回铁链即可。虽是用心灵苦，却也让我看得心都揪在一起了！走向村外，这对开朗的兄弟在训练信鸽。我问弟弟：“不怕鸽子飞跑吗？”哥哥抢着回答：“会回来的才让它离巢。”这句童语突然点醒了我。我们所有人不就跟那放飞的鸽子一样，身上拴着一条无形的链子！那智障儿的铁链长度代表了家人对他的爱，我们的链子看不见、摸不着，无法丈量。——阮义忠

GROWTH · LABOR FAITH · HOMECOMING

An invaluable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Juan's black and white images capture the depth of life
and leave an enduring depiction of a bygone era.

根本没路，送葬队伍出了家门不一会儿，就在盘山的梯田间弯来绕去，踩的是不容错身的田埂，一会儿是芋头田、稻田，一会儿是果林、菜园。我可慌了，这一走要多久啊？瑞里村若兰山庄的庄主一再叮咛我，千万别跑太远，在此迷路是有性命危险的。然，我退不得了，云雾飘来时，伸手不见五指，飘去后，山峦的秀丽和地形的险峻一明二白。转眼之间虚实互换，我完全不知身处何方，甚至心生狐疑：这到底是现实人间？还是梦中世界？

抬棺的只有四人，一口棺木加上大体有多重啊！然领头的人步伐矫健灵活，随时因地形而调整跨距，于是乎，他的肢体有一种沉重无比和轻盈极了的绝妙平衡；足以落脚处也实在太窄，于是每一步都得交叉剪腿走。真美啊！这是我见过最美的舞姿之一：生者与死者共乘在云深不知处当中，这出舞码该取何名？

当我问抬棺者，到底还有多远？他也不知，只说，这趟活儿也是他入行以来的奇遇，想必不太有可能再遇着了，他只是随举幡的家人走，越走越纳闷：“是如何相的风水？怎会把阴宅安在此处？”终于，我们在日薄崦嵫之际来到墓穴所在。这真是上上宝地啊！360度的群峰围住我们所立的山顶，这不正是群龙抢珠吗？生在贱时，葬在福地，佑荫子孙。

这是我这辈子所见最美的日落，丧家告诉我：“日出才美，比在阿里山看日出要美上不知多少倍！可惜没人晓得这里。”我好奇问道：“这是那里？”“长白山！”这片上等的高山茶园，肯定是出自东北移民的后代。尽管此山非彼山，但，日出日落还是同一颗太阳。望它，也正如回望乡。

——阮义忠



/ 长白山上的日落与日出 嘉义县梅山乡, 1980 /

摄影技术再怎么好，没有内容，就是“匠”；
有内容、有思想、有可看性、可读性，就是“师”。

——黄春明

哪一张照片最让您感动？
哪一张照片让您想到过去，现在，与未来？
扫描二维码，关注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微信，
分享观展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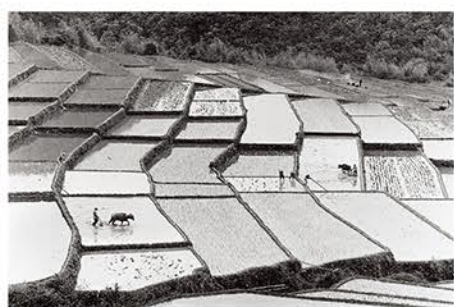
思想起

一个歌者，一把月琴，

一段吟诵人与土地的歌谣



/ 陈达在台北稻草人餐厅驻唱，阮义忠摄于1977年。/



/ 山的另一边 桃园县复兴乡, 1978 /



/ 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 新竹县香山乡, 1983 /



/ 稻草的清香 高雄县冈山镇, 1983 /

《人与土地》的展场，策展人张毅说，一定要播放一首曲子：《思想起》。

林怀民说：“我喜欢的台湾民谣很多，但最喜欢，印象最深刻的台湾歌谣，则是恒春老人陈达的《思想起》。”

在台湾文艺复兴的时代，1976年，黄春明在《乡土组曲》宣告，“在我们还没有能力写出自己的歌之前，应该一直唱前人的歌，唱到我们能写出自己的歌来为止。”是年底，淡江的民谣音乐会上，李双泽质问台上唱英文歌的人：“你一个中国人，唱洋歌，什么滋味？”那时他刚刚游历归来，在世界各地，见到白人的种族歧视，觉醒中国人唱

外文歌是何等虚弱的底气。他在台上，就当场唱起了《思想起》。

我们现在听到的录音，是嘈杂的咖啡厅里，不时响起的掌声，一把沧桑的歌喉，用夹杂着恒春土腔的闽南语，唱尽人与土地的抑扬顿挫。

据说，清代，有个叫巫阿东的人，从唐山渡海到台湾恒春，因为思念亲人，就编词唱起思想起。后来，恒春的农人，在山间田园耕作，就哼起这首曲调。

陈达一生没有受过教育。在16岁，从村头庙口学会曲调，拉起月琴，开始吟唱生涯，唱

过流浪荒凉，悲欢离合，直到把自己唱成一目失明的老人。1967年，62岁的陈达被民族音乐学者许常惠、史惟亮等人在做乡间民谣采集时发现，日记里，许常惠写道：“我在离开台北500公里的恒春的荒山僻野中，为一个贫穷褴褛的老人流泪了。”陈达被带到台北的稻草人咖啡馆唱歌，轰动了整个文化界。1981年，因精神妄想症折磨回到家乡恒春的陈达，因车祸而逝世，身后，留下几把藤椅，一把月琴。

此刻，在岁月深处，翻出《思想起》的歌谣，我们记住一位在田间山里徘徊吟唱的老者，记得举头青天俯首插秧的艰困岁月，也记得赞颂我们的土地，自己的歌。

WIDE-ANGLE LENS 广角镜头

It has been told that a man from the Qing Dynasty crossed the sea to Hengchun, the southernmost tip of Taiwan from Tangshan, China. Longing for his loved ones, he sang a song of heartache. Later, farmers from Hengchun adopted his song and would sing it while they toiled in the fields.

Folk singer Chen Da never received a formal musical education. At 16, he would listen to the sounds coming from local temples and with his yueqin lute as accompaniment, would sing songs of wandering and the vicissitudes of life. He sang until he was old and blind.

REMEMBERING

A FOLK SONG, A YUEQIN LUTE, A TALE OF MAN AND LAND

In 1967, composers and ethno-musicologists Xu Changhui and Shi Weiliang discovered the 62 year old Chen while studying Taiwanese folk music. Xu wrote in his diary, "500km from Taipei in the Hengchun wilderness, an unkempt old man brought me to tears."

In the 70s, Chen performed at the avant-garde Scarecrow Coffee House where a small educated crowd sympathetic to the global political climate further propelled his notoriety.

In 1981, suffering from stress and fatigue, he returned to his hometown where he was fatally struck by a bus. He left behind several cane chairs and one yueqin.

Draw from the well of your memory and recall the tune *Remembering*. Recall the old man who wandered through field and mountain singing this tune. Recall raising one's head to the yellow sun and bowing down to the flooded rice fields. Recall the years of laborious hardship and recall praising the earth with song.

思想起 祖先成心过台湾
不知台湾生做啥款？

思想起 海水绝深反成黑
在海山浮心漂心艰苦

思想起 黑水要过几层阿
心该定 碰到台风搅大浪

有的抬头看天顶
有的阿 心想那神明

思想起 神明保佑祖先来
海底千万不要作风台

台湾后来好所在
经过三百年后人人知

思想起 自到台湾来住起
石头吓大粒 树啊吓大枝

一脚开星来站起
小粒的 用指头撮起

血流复共血滴



JUAN I-JONG & LORETTA H. YANG
PHOTOGRAPHY & LIULI
LOVE LETTERS TO THE LAND

丰饶之心 水牛
A Rich And Fertile Heart

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特别展出

阮义忠 杨惠姗 以摄影，以琉璃 诉说的，是对土地共同的深情。

传承人与土地的伦理，展现旺盛生命力， 我们一路坚守，一路向上。

荒寒山巅，圆柏以大无畏的气势迎向天风，舞出生命张力；水鹿缓步前进，逢山开道，在危壑中走出大路，终至登峰立定；任风势强劲威烈，大小角鸮始终依偎相伴，稳站树梢上；身披华丽锦羽的翠鸟，伫立水边静静等待，只等冲霄飞起，完成壮志的一刻。

琉璃工房深为推崇的法国玻璃艺术大师艾米尔·加莱说，“人，再伟大，也没有创造过一朵花。”生灵之美，是天与地的造化，敬天，惜物，是这片土地所蕴育的精神。

琉璃工房的工艺师们，以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湛技巧，传承人与土地的伦理，展现旺盛生命力，我们一路坚守，一路向上。



相信，就能看见 翠鸟
To See, Is To Believe-kingfisher



爱的依偎 角鸮
This Tifetime - Owl

A wintry wasteland atop a mountainous peak. The resilient cypress defies harsh conditions to stretch its limbs toward the skies. The sambar deer treads gently, forging its own precarious path toward the summit. As the unyielding wind blows, scops owls big and small nestle together on a common perch. The jewel-toned kingfisher awaits on the water's edge for a lift from the wind.

Liuligongfang's admiration for French glass master Emile Galle runs deep. Galle once said, "No matter how great man is, he has yet to create life in the form of a flower." The beauty of the people is the result of heaven and earth.

Reverence for nature and rejection of materialism is the spiritual treasury of this land. With exquisite skill, Liuligongfang artisans deliver life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thical narrative of man and land. With unwavering commitment, we walk forward.

*The beauty of the people
is the result of heaven and earth.
Reverence for nature
and rejection of materialism
is the spiritual treasury of this land.*

敬天,惜物,是这片土地所蕴育的精神,
愿意累积、愿意动手、全力以赴去做,
相信,就能看见。



福祿登峰 水鹿
Auspicious Summit



向上的力量 圆柏
The Power of Ascension - Juniper

圆柏是生长在海拔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神木,终年处于荒寒世界。高空强风吹袭,为适应风向,演化出千变万化的奇特枝桠。在冷峻的艰困恶地,在最接近天空的地方,圆柏以大无畏气势迎向天风,舞出生命无穷张力。面对阴晴不定的生命情境,领悟出从容自在的处世哲学。遒劲树干上,一朵花,风华再生。

透过填料的精准选色和烧结技法,圆柏的纹理层次,蝴蝶兰花蕊柱分明,工艺师细腻观察物种生态,以琉璃展现刚强与温柔。

The Yushan Juniper lives 3,500 meters above sea level under harsh condition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blustery mountain climate, the branches of the Yushan Juniper are a display of transformative wonder.

Despite its harsh environment, the Juniper reaches for the skies with unbound vitality. In this design, the resilient juniper and elegant butterfly orchid come together in harmonious juxtaposition. LIULIGONG-FANG artisans ingeniously joined these two creatures to show resilience against beauty, ruggedness against elegance and simplicity against exquisiteness, all in one expressive and united form. A transparent and vertical LIULI background conveys a silent message, transporting one from a limited to a limitless space. The juniper and butterfly orchid's existences in capricious climates reveals a carefree life philosophy.

**大地之所以永远,是因为只有给与;
生命之所以绵延,是因为无求的关爱。**

*The longevity of this great earth is because it gives back.
The continuity of life is because of boundless care.*

山林王者水鹿栖息于高山水源地,是传说中神秘的领路使者,它坚硬的蹄甲跋涉过山地的崎岖,引领人们找到福乡梦土,面对生命困境没有退缩,勇敢开创生命高峰。行走时从容优雅、跳跃时稳扎稳打。从濒临绝种到韬光养晦恢复生机,神秘的水鹿不疾不徐,逢山开道,走出自己的路。

水鹿英姿出尘,犹如伫足在巍峨顶峰远眺,后蹄扬起,似还要更进一步,往更高的山头踏寻。底座山形饱蘸苍黛之色,琉璃因厚薄而透光程度不一,光线在层迭的峦脉山影中悠悠变幻,墨色的浓淡幻化出忽隐忽现的立体景致,烘托出苍林的幽秘。器宇轩昂的三尖二叉角座是雄鹿特有的形态特征,修蜡时需细心斟酌鹿角对生的方位角及水平线以达到和谐,制程中鹿角却极易因倒放烧结所产生的重力及压力而断裂,工艺师勇于面对挑战,用琉璃的语汇,慢工雕塑出俊朗神采。

The Sambar Deer, perched atop mountain and water, is king of the forest. Broad in frame with graceful and sinewy legs, it walks with measured elegance and leaps with measured stability. Making a comeback from near-extinction, the enigmatic Sambar is unhurried as it carves its own path through the mountains.

Like a hermit in the mountains, the Sambar Deer is transcendent, leaping with majesty across its peaked domain. In this design, its hind leg is raised as if in search of an even higher summit to scale. The LIULI base appears in gradient green, with the varying depths resembling the shifting light and shadows of a mountain. Both concrete and surreal, the artisans visually capture the esoteric nature of the lush forest. The dignified three and two tined antler formation is unique to the male deer. During the wax refinement process, it was of utmost importance to ensure the antlers were in harmonious balance. Fired upside down, the main concern during the firing process was antler breakage due to high pressure. LIULIGONG-FANG artisans rose up to these challenges and more to recreate the Sambar Deer in its enigmatic glory.